



論顧愷之至荆浩之山水畫史問題

傅抱石

此文原題爲「自顧愷之至荆浩支那山水畫史」を讀む。原書日本伊勢專一郎著。昭和八年十二月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發行。同研究所報告書第五冊。附圖一冊。非賣品。售八元。日人研究我國繪畫，致力之勤，實足欽佩。即如本書，曾互數年時力。蓋東方文化學院，乃日本治我國文化之最高學府，每一種報告書刊行，靡不視爲定論。惜本書頗多可議之處。爰本討論之意，欣然寫成此篇，布之雜誌。旋思國人當不乏同好，又以國文直譯之。

作者附志

此畫首有內藤虎博士題詞七絕四首。其末一首云：

「院體士夫宗派分，近時陳（眉公）董（思翁）亦紛紛。誰知三百餘年後，一掃羣言獨有君！」

余展卷誦至此詩，實對於著者致其無限之欽敬，其自序云：

「自東晉顧愷之，至五代荆浩，凡五百年山水畫之歷史，——尋究此期山水畫推移之主要方向——爲本書之目的。」

又云：

本書乃在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，自昭和四年（按即民國十八年）至昭和六年間之研究題目「以宋元爲中心之中國繪畫史」，研究報告之一部，爰所提出者。

可知此書爲著者精心結撰之作。因此，曾盡數晝夜反覆讀之。

在未入正文之先，似宜將余之簡略經過說明，俾減少誤會。余對於中國繪畫，僅爲一有興趣之人，非有研究之人也。一九三一年，小著中國繪畫變遷史綱刊行。最近亦有一二種關於畫論之著述問世。今爲此言者，實欲證明余有受教之資格，其他不敢言也。

進一步爲求得甚多指教之故，特不揣謏陋，貢獻一二雜亂無章之意見。特此種意見，僅憑余一時之感想。蓋旅居外國，所攜之書籍，極不豐富。預想有極多之訛誤，故有聲明之必要也。

又余因時間及篇幅之關係，單貢獻如左之五項：

（1）顧愷之可爲山水畫之祖乎？

原書云：

東方雜誌 第三十二卷 第十九號 論顧愷之至荆浩之山水畫史問題

一七八

『中國山水畫之發端，今不能不求之女史箴圖』（三頁）（按女史箴圖爲顧愷之作，現存英國大英博物館）

在此生二大問題。一即顧愷之本身是否爲山水畫家；一即女史箴圖是否爲山水畫。關於前者，可徵之各種文獻。顧愷之實以「肖像」「人物」擅長。有畫鄰女及殷仲堪寫照之有趣故事。即如畫論，亦大都論人物寫照者。如：

『凡畫人最難……』

『四體妍蚩，本無闕少於妙處，傳神寫照，正在阿睹中。』

愷之實一人物畫之開拓者，此事固不需要衆多之論證。再關於女史箴圖，乃一種歷史諷刺作品。蓋中國畫道之變遷，在六朝以前，尙存勸懲之目的。所謂「畫者，所以補文字之不足」是也。女史箴圖，不過爲此類勸善懲惡用意下之一種產物。其畫之眞僞，姑不具論。即或有山水式之揮灑，可斷其無獨立之領域。因此之故，顧愷之在中國繪畫史上，固不失爲一最重要人物；女史箴圖，亦不失爲一最重要作品。而在山水畫史上，能否被稱爲始祖？以爲實一疑問耳。

再就初唐以前之畫壇觀之。山水畫之明確作者，尙無法尋獲。閻氏兄弟，大小尉遲，皆精於「人物」「佛像」。根據不甚可信之資料，則山水畫之完全獨立，——就作者作品兩方面——恐在吳道元與李氏父子「山水至道子一變」，此言似應解作山水至道子始一變，而有其獨

立之境地也。若果此種意見尙有存在之餘地，則中國山水畫史之敘述，不自東晉之顧愷之矣。況道子亦以「人物」「佛像」擅重名於當時乎。

(2) 自然問題。

原書對於顧愷之以下諸家作品，盡量致其不滿之點。即論中國畫不近自然與缺乏遠近關係是也。略舉之如：

『彼（按指顧愷之）如此之山水，失去一切遠近關係，寧謂爲不過山之影響耳』（三七頁）

『此圖（按指女史箴圖）一塌糊塗，於是不得不從現實遠離矣。』（三八頁）

論中國繪畫如原書每每持「現實」「自然」「遠近」等等法則，以繩之者尙不多見。實可驚異之事也。M. R. Marguerie 曾曰：

『西人欲知中國繪畫之眞價值者，須拋棄其平生所學之美術教育，審美觀念，及自文藝復興以後之各家關於美術批評之理論，方能得有得。』

因爲中國繪畫，即至發達二千餘年後之現在，觀之，仍鮮進步。可知中國繪畫乃一種超然之物。若以最新之智識，批評此不可思議之線條，以至於輪郭顏色，則其結果，必屬於空洞，毫無收穫可言。如文法家，就上古之各詩各文之中，批評其助詞不當，或副詞錯誤相等。余以爲，所謂一切智識，不過一切作品以前或以後之事，絕非當時之事也。

夫畫家與作品，其關係至爲微妙。顧愷之曰：『手揮五絃易，目送飛鴻難。』董元曰：『外師造化，中得心源。』皆闡發此種關係者也。在某一

作品所表現者，雖可從某一作品，推論作家，然此未必爲完全勝利之事。所謂『好句自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』多數之名作，作家頗難述其所以然，論者當然更難矣。

至於自然。此中國畫家，最認爲遺憾之事。自有畫至今日，歷史風俗思想，及種種物質上之制限，確乎不能使對於自然，盡心忠實。以幾條長短粗細之線，將欲爲自然之再現，其難概可想像。北宗山水，院體花鳥，或以爲較南宗水墨接近自然矣。嚴格言之，亦不外幾條長短粗細之線而已。豈真近自然邪？茲所論列，乃專就制作上討究。而自然與繪畫，其關係究竟如何？世多專書，故從闕如。

(3) 王維生卒年考

原書云：

『王維：(字摩詰，聖歷二年生，乾元二年卒，年六十一。)(九十五頁)』

王維『年六十一』，見新唐書，但云『上元初卒。』『乾元二年卒』，見舊唐書，而未云年若干。余以原書所以斷爲『聖歷二年生』(西紀六九九年)者，乃據舊唐書『乾元二年卒』(西紀七五九年)一語，逆數六十一年，遂書『聖歷二年生』耳。

夫舊唐書『乾元二年卒』，自清之趙殿成箋注右丞集，即證爲錯誤。幾百年來，論者是之。乾元二年庚子，閏四月改元『上元』。『摩詰尙作有門下起赦書表及恭懿太子輓歌。上元二年辛丑，曾作送邢桂州詩及謝弟縉新授左散騎常侍狀。可知舊唐書『乾元二年卒』，實屬非是。著

者尙據而逆推爲『聖歷二年生』，尤足驚異。蓋王維實生於唐中宗長安元年(西紀七〇一)卒於肅宗上元二年七月(西紀七六一)(據趙表)

(4) 南北宗

南北宗之研究，爲一最難而又最複雜之問題。在中國，自莫是龍董其昌以來，三百餘年間，誠乏一稍可信之定論。著者自王維一章以後，對此問題，可謂反覆不厭其詳。此或內藤虎博士有『誰知三百餘年後，一掃羣言獨有君』之句也。然淺見有與原書不能同意者。亟舉最顯著之數則如左。

原書云：

『所謂南北之對立，最初在董源與李成范寬之對立可見之。』(一一九頁)

又云：

『或董其昌云：『北宗則李思訓父子之著色之山水云云。』若以此著色之山水爲北宗，則南宗自屬於水墨矣。在著色與水墨之別，加以南北派別之名，誠不免有不穩當之感。』(一一八頁)

又云：

『至巨然郭忠恕，雖兩派之對立漸明確。但近代明清之兩派，則非直接結合彼等者。』(一三二頁)

又云：

『董其昌於王維求南畫之發端之意味，豈正當之事乎？未可知也。但既以王維爲南宗之祖，當然不可不在同時代求北宗之祖。即以與王維甚異其作風而同時之李思

「則使之對立。」（一三七頁）

若以上述歸納之，可爲（A）南北宗不始於唐，始於北宋。（B）南北宗不以着色水墨而分。（C）郭熙代表北宗，與巨然對立。（D）李思訓所以爲北宗之祖，乃董其昌不過在求與王維同時代異畫風之關係耳。

南北宗究始於何時？雖董其昌有「自唐始分」之語，吾人亦有考慮之必要。還觀中國現代畫壇之實際情狀，有左列之趨勢：

南宗 水墨淡彩（山水）沒骨花卉（花卉）

北宗 青綠金碧（山水）工筆鉤勒（花卉）

就材料亦可區別之：

南宗 紙爲主（完全生紙）先皴後彩（花青藤黃赭石）以水墨爲主。

北宗 絹爲主（偶用熟紙）重色掩皴（青綠，鉛粉，全碧）以着色爲主。

因而：

南宗爲……文人畫……僧家畫……士夫畫

北宗爲……畫家畫……作家畫……院體畫

此其實況也。余曾思南北宗之所以產生，大非偶然。在小著「中國繪畫變遷史綱」中，以唐代之繪畫標題曰：

唐代之朝野。

億當時執筆之時，以爲中國之繪畫，地理上，環境上，已非常呈露顯

豁之分岐，而最重要者，則在一爲朝廷之畫。一爲民間之畫（即在野之畫）。所謂朝廷民間，並非完全根據作者之職務而定，但相信亦有其重要性。吳道子與李思訓，同畫嘉陵江山水，李則「累月始成」，吳則「一日而就」。從此可以認識筆法材料之不可不注意矣。李以宗室之子，處境優越，其好藝也，一切便利，自遠非他人可望。故「五日一山，十日一水」之制作，得以成功。若在民間，則種種之制限，必將「五日一山，十日一水」之事，易爲「頃刻立就，不假思索」。且北方山水奇兀，非鉤研不足示其雄壯；非青綠重色無以顯其沉厚。南方則異是（沈熙遠論之頗詳）。是以南北宗之分野，實一朝野地理環境之不同。在唐代固無從斷言具有清晰之界劃，但其相違之機，已遠潛伏於此。

推而至宋。南宋畫院，尤爲顯著。設題試畫，不合皇帝之旨者，概遭屏棄。於是倖進之士，常修改自己之情志筆墨，冀求適合。徐崇嗣尙不得考入，蓋朝廷畫家，自然有其一定之形式（如以漆點睛以金飾羽等是也），懸之以求符合。當時山水，馬夏之流，已改舊觀。雖尙蒼勁，究宗水墨。流而爲明之浙派，未幾而絕。

元以蒙古族人入主中原，多數之士大夫，深感異族宰割之痛，其孤憤鬱抑，一寄之書畫詩文間。元四家，除王蒙一度爲泰安知州外，餘皆放浪形體，志行高潔，足以勵千古而參天地，何能爲「五日一山，十日一水」之揮灑邪？如雲林大癡，筆墨間更具一種憤慨之真氣。此雖非徒關筆墨點畫之事。但言畫史者，當執是以遠紹南宗無疑。夫山水畫至此，遂定其

純粹揮灑性靈之價值。董其昌云：『寄樂於畫，自黃子久始開此門庭耳！』信哉！

至論及郭熙，吾人一讀其林泉高致，便可知其爲南宗畫之宣傳者。如山水訓云：

『君子所以愛夫山水者，其旨安在？丘園養素，所常處也。泉石嘯傲，所常樂也。漁樵隱逸，所常適也。狷鷷飛鳴，所常親也。塵囂輟鎖，此人情所常厭也。烟霞仙聖，此人情所常願而不得見也。……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水之本意也。……畫山水有體，鋪舒爲宏圖而無餘，消縮爲小景而不少。看山水亦有體，以林泉之心臨之，則價高；以驕侈之目臨之，則價低。』

如畫意云：

『世人祇知吾落筆作畫，卻不知畫非易事。莊子說：『畫史解衣盤礴』，此真得畫家之法。人須養得胸中寬快，意思悅適，如所謂易直子諒，油然而生，則人之笑啼情狀，物之尖斜偃側，自然佈到於心中，不覺見之於筆下。』

皆極言畫以意爲主。著者以與巨然對立，誠不勝其惶惑焉。

所謂祖者，表示其原始之意而已。李思訓王維，同一時代，同工山水，而畫風獨異，此殆不可不求其兩人之境地與人生觀念。董其昌『自唐始分』之語，竊以仍甚允當。

(5) 原書引用畫論，解釋及斷句之商榷。

曾一涉誦瀧精一博士藝術講演集，關於引用中國畫論，極稱其難。其言約云：

『人多言余引用之文字有訛誤，殊不知中國歷代畫論，脫偽甚多，且版本亦各各

東方雜誌 第三十二卷 第十九號 論顧愷之至荆浩之山水畫史問題

不同。故引用之者，宜就最佳之版本，可少訛誤。』(按原書已贈人，茲述其大意)

欽哉！瀧精一博士之言也。中國畫論之文獻，因時期過遠，含孕又多，展轉畫刻，遂使後人欲據以爲論說之佐證，多其謬誤。著者於本書中，恆言不以文獻爲主要材料，引用不多，事實上已具十之八九。吾人治中國繪畫史，在明代以前，絕不能超過佩文齋書畫譜一書。不過視研究者運用如何耳。茲分別言本書可商榷之處，擬求著者賜教。

A. 炳明於六法，迨無適善，而毫舍命索，必有損益。跡非進的。意足師放。』(六七頁所引古畫品錄)

此段意義可分爲三：即甲，乙，丙是也。而乙與丙，又爲有關係之一個曲折意義。解釋時，不可任意分析原書，每釋至『跡非準的』爲止。此實增加謝赫非難之成分。蓋『意足師放』一語，乃謝赫批評之本意也。

『意足師放』放字實效字之誤，此甚淺明者。且原書引歷代名畫

記云：

『意可師效。』(六十八頁)

B. 『魏晉以峰名迹在人間者，皆見之矣。其畫山水，則羣峯之勢。若細師犀櫛，或水不容泛，或人大於山，率皆附以樹石映帶，其地列植之狀。則若伸臂布指。詳古人之意，專在顯其所長，而不守於俗變。國初二圖(立德)(立本)，擅美匠學。楊(契丹)展(子虔)精意

宮觀，漸變所附，尙猶狀石，則務於彫透。如冰斷斧刃。繪樹則刷脈鏤葉，多棲梧苑柳。功倍愈拙，不勝其色。』(六十九頁)

若依原書所點所釋，(如甲)則其義不明。應作如左之斷句。

『率皆附以樹石映帶其地。』

『列植之狀』乃接下文『則若……』者也。

又如乙，蓋一排比之句。應作：

『尙猶狀石則務於影透，如冰斷斧刃；繪樹則刷脈鏤葉，多棲梧苑柳。』

C. 『……天師坐其上。合所坐石及蔭。宜礪中桃傍生石間。畫天師瘦形而神氣遺。據

礪指桃。迴面問弟子。弟子中有二人。臨下到。身大怖。流汗失色。作王良穆然坐。答問而超

昇。神爽精詣。俯視桃樹。又別作王趙趨。一人隱西壁傾巖。餘見衣裾。一人全見室中。使輕

妙冷然。……路左闕峯。似巖爲根。……可一圓閣繞之。……對雲台西風所臨壁。以成礪。

礪下有流滑。……凡三段。山畫之雖長。當使畫甚促。不爾不稱。……（附註）（頁十五

頁至十六頁所引畫雲台山記）

著者對於此段，非常慎重，（見十四頁）右所斷定，乃著者以自己之研究爲出發點，（見十五頁）殊可感也。余仍有八事，（如甲，乙，……）敢請賜教者。關於乙、丙兩點，因內容複雜，只能加以簡單之說明。

（甲）『弟子中有二人。臨下到。身大怖。流汗失色。』

右所點定，甚不可解。應作：

『弟子中有二人。臨下倒身。大怖，流汗失色。』

此點根據（1）此雲台山圖必有二幅以上，弟子中不只二人。（2）

不居高臨下，不至流汗失色。（3）到字爲倒字之誤。

（乙）『作王良穆然坐。答問而超昇。神爽精詣。俯盼桃樹。』

右所點定，「答問而超昇」一語，更不可解。應作：

『作王良穆然坐，答問而超昇。神爽精詣，俯盼桃樹。』

此點根據（1）天師迴面問弟，王良穆然坐而答天師之問也。（2）

趙昇實爲人名（3）見丙，丁二項。

（丙）『又別作王趙趨。』

右以「王趙趨」爲人名，但下文有「一人隱……」「一人全見

……」則一人何能隱西壁傾巖，又全見乎。應作：

『又別作王趙趨。』

此點根據（1）既定超昇實趙昇（2）別作者，在另一圖上作王良

與趙昇也。（3）王趙趨三字，中國恐絕無此人名。

（丁）一人隱西壁傾巖。餘見衣裾。一人全見室中。使輕妙冷然。

右所點定，與王、趙趨之趨字不合。應作：

『一人隱西壁傾巖。餘見衣裾。一人全見室中。使輕妙冷然。』（附註）

此點根據（1）王趙皆趨矣，一人不可全見室中。（2）餘見全見，乃

對語。

（附註）關於「全見」「餘見」此係郭石泐先生所考定。茲特志之。

（戊）似字爲以字之誤。

（己）岡字爲圖字之誤。

（庚）疑應作：

『對雲台西風所臨壁以成礪。』

（辛）疑應作：

「凡三段山畫之雖長，當使畫甚促。」

D 以下爲手民之錯誤乎？未可知也。然不見於正誤表。（按從略）

以上略舉五事。貢其芻蕘。最遺憾者，即余無法得觀本書插圖及附圖之原畫。故對此不敢述其臆造之意見。但吳道元之善神象，王維之伏生授經圖卷二幅，就影本觀之，甚不足使人信爲真蹟。淺見推測，最高限度，不過認爲吳之一幅，類明人之作；王之一幅，類宋人摹本而已。

（附註）此文見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所錄顧愷之畫雲台山記。原文本艱澀難讀。去年曾爲此段文字，討論至半月之久。荷不發見趙昇爲趙昇之誤（此種發見，尙待

研究其當否，郭石沅先生疑趙昇爲造父二字之衍誤，幾無以自圓其說。余以爲茲事甚大。余因所造彌淺，竊願高明教之。豈僅藝術及個人之幸也歟。

（追記）是篇拙作日文原稿，因某種關係，擬暫延至四月發表。復爲紙數所限，略去第（4）「南北宗問題」一節，而將第（5）節中「天師坐其上……」一段，另標一節，曰「顧愷之畫雲台山記之研究」，討論較詳。特聲明於此。

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抱石志

日本軍費百分比占世界第一

日本貴族院及衆議院現由各方立場討論軍事費問題，大藏省調查歐美列強之軍事費，在三月九日議會說明各國軍事費對總預算之比率如次，日本軍事費在列強之中占第一位。（以下數字爲軍事費對總預算之百分比）

	一九三二年	一九三三年	一九三四年
日	三四·六五	三六·七一	四二·五四
英	一一·七三	一二·〇三	一三·〇一
美	一九·五四	一八·六八	一八·六六
德	六·四四	八·二一	一一·三二
法	二二·八五	二三·三六	二一·六七
意	二七·二〇	二六·二九	二二·七六